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曹嵩崇福堂柱國河內郡開國公王曾

實封百戶

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一

一起著雍攝提格正月
盡七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劔履上殿焚
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
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以羌酋長爭遣子弟
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王世充既得東都兵
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
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

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
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
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
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
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
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
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
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之聲聞於東都未幾
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
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
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

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
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
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
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
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
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
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己卯唐
王遣太常卿鄭元璿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
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李密遣房彥藻鄭頌
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
國宋州摠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

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

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
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
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
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
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
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
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
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
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
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
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將徙

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
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
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
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
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
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柰何又
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
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
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
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
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

奉義醫正張愷勳待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

及化及性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德戡使許弘
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
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
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
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殿馬潛
厲兵刀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王
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
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
誼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
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
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佖覺有變夜穿芳

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盛指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武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

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窻寐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未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

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
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
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
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
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
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
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
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
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
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
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

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
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
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
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
取鳩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
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甕貯毒
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
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
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
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
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

并燕王佖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
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
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
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
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
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
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鼎梁公蕭鉅
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
裴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
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
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仍謂世基

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
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
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
必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
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旣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
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
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采詣朝堂賀給
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
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
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
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旣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

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揔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乙卯徙秦公世民爲趙公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揔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

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
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
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
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未必效
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
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
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
稜爲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
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
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
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

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
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
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
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
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
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
數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武康沈法興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爲吳興
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比至烏程
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據江表十餘

郡自稱江南道大摠管承制置百官 陳國公竇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將軍王師仁擊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 卅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

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
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
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
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
摠管史萬寶盛彥師將兵鎮宜陽呂紹宗任瓌將兵鎮
新安而還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
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
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吐苾
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
寇莫賀咄設許之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
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

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己卯武都宕
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
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
等不納其使 戊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東都號令
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
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
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宇文化及擁衆
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
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
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
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
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
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
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
之何難初化及旣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
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
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
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
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
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遣
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

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
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
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
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
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
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李密據鞏洛
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
城降之辛丑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君廓本羣
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鄧豹合軍虞鄉唐王與李
密俱遣使招之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僞與之同乘其無
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奔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拜上

柱國假河內太守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旣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竈長眞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竈長眞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眞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

之柰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
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直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旣而有驍
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
也始安郡丞李襲志遷折足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
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
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
族久臨鄙郡革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
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
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
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
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摠管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

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煬帝
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
敢忘哀乎五月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
破之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
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郡
太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
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生吳於南郊大赦改
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皇泰是日於朝堂宣旨以時鍾金革公私皆即
日大祥追謚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

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
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
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文以盧楚爲內史
令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
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
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彊盛東自
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
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壬申命裴寂
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

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黃臺公瑗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爲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爲黃門侍郎唐儉爲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璉爲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爲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

之卧内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
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
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
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
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
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
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初帝遣馬元規慰撫
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獨據郡不從元規遣使數
輩諭之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
後請降拜鄧州刺史封南郡公 廢大業律令頒新格

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
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
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
加足於帝腹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
何可忘也公勿以爲嫌 戊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
來降以爲相州刺史 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
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
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
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謚妃竇氏曰穆
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
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

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
原王蜀公孝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
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安王安吉公神符爲襄
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義爲隴西王上柱
國奉慈爲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
義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癸未薛舉寇涇州以
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摠管兵以拒之 遣太僕卿宇
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永安王孝基爲陝州摠管時天下
未定凡邊要之州皆置摠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乙酉
奉隋帝爲酈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
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

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東都聞宇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
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
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
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
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
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丙申隋信
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 丁酉萬年縣法
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
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
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
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

鷓鴣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

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
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河保黎
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
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
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
阜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
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
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
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
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
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

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
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
其攻具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
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
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
外如斛斯政之法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
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
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饒吹還館玉帛酒饌中使相望
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
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

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
自段達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
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邪文都等亦疑世
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爲親善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
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
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
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
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
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

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
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
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
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
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爲滑
州摠管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敬宗
善心之子也房公蘇威在東郡隨衆降密密以其隋氏
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
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
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
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襁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

人皆降於密文超子蓋之子也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乙巳宣州刺史周超擊朱粲敗之 丁未梁師都寇靈州驃騎將軍薩興燾擊破之 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初闕可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爲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至是內附上厚加慰撫尋爲李軌所滅薛舉進逼高墪遊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

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
乃陳於高墪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
戰於淺水原八摠管皆敗士卒死什五六大將軍慕容
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
墪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乙卯榆林
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以爲靈州摠管 李密每戰勝
輒遣使告捷於皇泰王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
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
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
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
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

堦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舍
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
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
將軍費曜田闡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
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
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
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弃母及妻子斫右掖
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
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
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
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

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
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
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
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
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爲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
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
報文都等苞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
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
天地日月實所昭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
發皇泰主以爲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
太后世充被髮爲誓稱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爲左僕

射揔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爲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溫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鑿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旣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

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
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
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
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
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
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
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
玄孫也 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戊辰
遣黃臺公瑗安撫山南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爲刑部尚書 隋河閒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
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閻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

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身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柰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妾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

河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端發學義釋禮讀聖藝撰書寫禮書國器圖象畫書算算數稽歷算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二

起著雍攝提格八月
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武德元年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
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
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墻城謚舉曰武
帝 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
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
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摠管封涼王 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珉
為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巖州刺史德仁由是怨

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叛歸王世充
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仁果 丁酉臨洮等四郡來
降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輦輅
鼓吹粗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
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
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摠管封
楚王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左僕
射殷芊爲左丞徐令言爲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
府掾百藥德林之子也 九月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
州刺史君賓伯山之子也 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陳河東通守
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初李密旣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
戰士有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
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憚使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踈之
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
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
車馬所輻踐群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
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
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
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
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
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
平王世充旣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

乏食而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
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
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
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
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
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
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
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
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
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邛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
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
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

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

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卅充遣數百
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
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卅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
騎而還爲卅充騎所逐刺梨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梨兼斬追
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
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卅充之心不設壁壘卅充夜
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
將戰卅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
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
非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卅
充縱兵擊之卅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卅充先索得一
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諜曰已獲李密

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蹙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邴元真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君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

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奔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刻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弃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

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爲楚王甲寅秦州摠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塢人僞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

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璫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曆成奏上行之 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

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
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
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
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
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
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
而復飲以此爲怕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
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
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戊寅宴突
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
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

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
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
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
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
親禮之常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庚辰詔右翊衛大將
軍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
門侍郎崔民幹爲副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
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
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方深元
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旣而粲收集餘衆
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
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南陽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

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爲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李密摠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育德諱之孫也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衆相繼來降初北海賊帥綦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爲備明經劉闡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中見兵繼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

望族分城中民爲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
間諸軍曰蘭成得衆心必爲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
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
欲奉以爲主固辭乃以爲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
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
芟草分爲百許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
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
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
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
鈺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
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
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旣而城中知蘭成前者衆少悔不窮

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
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軍摠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
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
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
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之公順衆少聞之大懼蘭成
為公順畫策白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為備請將軍倍道襲擊
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
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
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為抄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
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
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
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

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亦來降 隋末群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說西

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

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

克長安自漢中召還為太府少卿乙未附襲譽籍於宗正襲譽

襲志之弟也 丙申朱粲寇浙州遣太常卿鄭元壽帥步騎一

萬擊之 是月納言竇抗罷為左武侯大將軍 十一月乙巳

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 薛

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

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睺

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

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

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
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
命行軍摠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
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
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王陳
於淺水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王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
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
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
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
請旦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
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
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

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間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寬宥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

王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
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負外散騎常侍姜謩爲秦州刺史謩
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
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又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
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
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
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
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
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
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眞純臣也
賜姓李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
縣委之選補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反行軍摠管趙

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
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忤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晉
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
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
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已已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領陝東
道行臺左僕射復新開山爵位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
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
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
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
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又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
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

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佗人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

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
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
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
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
不下稜壻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竒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
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鬪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
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經杖行登北樓慟
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
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
內史令 十一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道
大行臺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 癸酉西突厥曷娑
那可汗自字文化及所來降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

宗韋義節獨孤懷因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
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
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王皇甫無逸自東都來
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
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
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
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
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
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
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
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
傳首長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它所

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拒
守獨孤懷恩引兵圍之 丁丑隋襄平太守鄧暉以柳城北平
二郡來降以暉爲營州摠管 辛巳太常卿鄭元璫擊朱粲於
商州破之 初字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
者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
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
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
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爲幽州摠管薛萬均世雄之子
也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爲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爲上柱國永安
郡公萬徹爲車騎將軍武安縣公竇建德旣克冀州兵威益盛
帥衆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
使羸兵背城阻水爲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

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幾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
均邀擊大破之建德音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
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
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以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
詔以彥博爲幽州摠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侍郎兄大雅時
爲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時人榮之 以西突厥曷娑那
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主赤心
珠無所用竟還之 乙酉車駕幸周氏陂過故墅丁亥還宮
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舉及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
企地不樂帥其衆數千叛入南山出漢川所過殺掠武侯大將
軍龐玉擊之爲企地所敗行至始州掠女子王氏與俱醉卧野
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其衆遂潰詔賜王氏號崇義夫

人 壬辰王世充帥衆三萬圍穀州刺史任瓌拒却之 上使
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
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
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
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鄉去有
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
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
成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
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旣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
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
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
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

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玄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疆者爲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孰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閏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閏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庾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

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冕離藏刀裙
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
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
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
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
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
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
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
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
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
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
矣李密旣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

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
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
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
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
密于黎陽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 隋右武衛大將軍
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暲將兵救
之景帥其衆遷于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爲盜所殺開道遂取
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自稱燕王改元始興都
漁陽懷戎沙門高曇晟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
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
輸皇后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爲齊王開道帥衆五千人歸
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

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素立義深之曾孫也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摸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爲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爲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

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爲誠哉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
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
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爲禮乃與
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
當遣王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王女勞費甚廣河
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
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
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群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
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
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
由是士民離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奏提舉繫萬壽宮程國公郡國食邑五百食實

封致信賜紫蓋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

起屠維單閼正月
盡十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

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 隋將軍

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

兵始至東都王世充專摠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

臺省監署莫不聞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

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

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
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
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
而實無恩施隋馬軍摠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其
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
師孝步兵摠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
說武都曰土公徒爲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
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
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
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
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八兵近在新安又吾之

故人也若遣閒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爲內應開
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
達之子也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 宇文化
及攻魏州摠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
藏舉州來降 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
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
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甲子以陳叔達爲納言 丙
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 朱粲有衆二十
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
復他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餓死者如積
粲無可復掠軍中之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

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佗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
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官在南陽粲初引爲賓
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爲所噉愍楚之推之子也又稅諸
城堡細弱以供軍食諸城堡相帥叛之淮安土豪楊士
林田瓚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與戰于淮源大敗帥
餘衆數千奔菊潭士林家世蠻酋隋末士林爲鷹揚府
校尉殺郡官而據其郡既逐朱粲己巳帥漢東四郡遣
使詣信州摠管盧江王瑗請降詔以爲顯州道行臺士
林以瓚爲長史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
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
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

自是不復朝謁皇太后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
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
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
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
欲以耀衆爲已符瑞云 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靳
孝謨安集邊郡爲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
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謚曰忠 初定租庸調法
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
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
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張俟德至涼
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

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
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
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柰何復自貶
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
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
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初隋煬
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其
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
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
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
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閏月朱粲遣使請降詔以粲爲

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宇文化及以珍貨誘
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
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
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
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
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
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
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
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柰何貪其玉
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宇文化及自
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

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善其功收兵不戰君德
大諾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
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
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
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
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
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
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
不負夏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
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
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

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甲辰上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上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

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悅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
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
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
朱粲初上爲隋殿內少監宇文士及爲尚輦奉御上
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潛遣家
僮閒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化及至魏縣兵勢日
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
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化及稱帝立士及爲蜀王化
及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
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
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

遷侍郎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
陽等諸郡來降紹幼與帝同學詔以 為峽州刺史賜
爵安陸公 丙辰以徐世勣為黎州摠管 丁巳驃騎
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沈
米船百五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
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
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
誓此乃老巫媪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
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
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性猜忌喜信
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

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尊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寶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上遣殿內監竇誕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尚帝女襄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被甲戲爲攻戰前後死傷甚衆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

歐殺之性好田獵載罔罟三十餘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與誕遊獵蹂踐人禾稼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恚歆屢諫不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 癸

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第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逸以雍丘來降拜杞州摠管以其族弟善行爲杞州刺史隋吏部侍郎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摠管元寶藏獲之己巳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黃門

侍郎尋以爲涼州摠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
夷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 突厥始畢可汗將其
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
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
其弟俟利弗設爲颯羅可汗颯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
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
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
聞之怒欲入寇豐州摠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
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
楊則擊走之 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
利 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

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
來降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
已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
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
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
史韋節揚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
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
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
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世充
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
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

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已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爲相國假黃鉞摠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柰何爲弑君之賊効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

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 齊王元吉諷并州父
老詣闕留己甲申復以元吉為并州摠管 戊子淮南
五州皆遣使來降 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壬辰營州
摠管鄧曷擊高開道敗之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
寇義州 東都道士相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
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
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
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
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
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
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

正坐受之。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爲龍驤大將軍，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

皇泰主歛膝據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
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
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
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右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
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
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暉幽皇泰主於
含涼殿雖有二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
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校除禁
省 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詔以王薄爲
齊州總管伏德爲濟州總管鄭虔符爲青州總管基公
順爲淮州總管王孝師爲滄州總管 甲辰遣大理卿

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 乙

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丁未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為揚州摠

管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

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太子為潞國公以蘇威為

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

納言韋節為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

世暉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頌

為御史大夫世暉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

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

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唐高祖

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寃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爲鄭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

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
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
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王世充將軍立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
弼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
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弼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
閤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
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
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
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
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

終不能改也。王世充數攻伊州，摠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奔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閒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

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不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

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爲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
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隋末
離石胡劉龍兒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爲太
子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至是季真與第六兒復舉
兵爲亂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
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詔以爲
嵐州摠管 壬午以秦王世民爲左武侯大將軍使持
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摠管其太尉尚書令雍州
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
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癸巳梁州摠管山東道安撫
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
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
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
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
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
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
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
欲爲啓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
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
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爲太保
齊王世暉爲太傅領尚書令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

州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
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
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
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
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
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
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
摠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
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
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
旣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己酉突厥遣

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上以劉武周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爲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國公 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旣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

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
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
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稟食其所部以士信爲陝州道
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
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
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
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
還 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
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
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
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

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
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
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八月丁酉鄴公薨
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竇建德將兵十餘
萬趣洛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
至洛州城下 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
將葛彥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摠管表子幹降之乙
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
黎陽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摠管段
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息九月丙寅遣副

揔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
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
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蕭銑遣其將楊
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
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
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
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
阻銑兵又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
才爲之奏請獲免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静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
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

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
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
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
變告之上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
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據甲
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
庇實有歎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
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及秦王世民
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
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歎望則有之非敢謀反裴
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褻讎險今天下未

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
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
淮之南指撝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
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
時杜伏威據麻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
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
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
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
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
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
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

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
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僕射杜伏威請降
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摠管裴寂至介
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
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
潰失云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
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
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
姜寶真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
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
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

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奔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
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
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
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
旦弃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逆
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
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
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
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
為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

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
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
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
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
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
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
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取爲
朕尚書邪且方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
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爲其長史可以
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

亦然臣何敢又污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
輔吾兒戊子以綱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上
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踈骨肉太子不憚而所
爲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
仍爲少保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

寅竇建德陷趙州執揔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
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
人臣各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
何以勸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
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
易水藝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爲何如建德乃悟即

命釋之 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段德操擊破之斬首
二千餘級師都以百餘騎遁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
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 冬十月己
亥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
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竇建衡於衡水 癸
卯以左武侯大將軍龐玉爲涼州總管時集州獠反玉
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孰獠與反者皆鄰
里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孰百姓
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
不去吾曹皆將餒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
斬其渠帥而降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 劉武周將

宋金剛進攻澧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其積聚民驚擾秋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摠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弃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弃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芟異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竇

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

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行軍摠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壬戌士信拔青城堡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劼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劼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夏戾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歎歎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

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
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
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
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衆抱持之乃復同進潛行
五日餒死及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唯餘五十三
人同走來瑩且生食之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
自求生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
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
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端對
使者焚書毀衣曰夏戾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
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旌懷之置刃於竿自

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鬚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爲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獲楚之不屈竟得還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毫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甲子上祠華山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士袁樾撰聖高宗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食邑三千戶食實

封晉陽紫雲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四

起屠維單闕十一月盡重光大荒落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秦王世民引

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

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

所得軍中之食世民發教諭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

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

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閒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

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

掩襲或潛入敵境覘視虛實黑闥往往乘閒奮擊克獲而還 十二月庚申上獵于華山 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摠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旣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滄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摠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閒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

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
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
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
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
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
劉武周殺之 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
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
軍臨之指期可取旣得海公以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
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
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戰

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降辛
巳上幸蒲州斬行本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宋金
剛圍絳州癸巳上還長安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
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
德妻產父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
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
衆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渚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揔
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
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
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
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

曰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曰別將高雅賢阮君
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
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曰曰
嚴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曰
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曰世勣未決聞曰已有備遂與
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
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
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
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曰遂取
濟州復還洛州 二月庚子上幸華陰 劉武周遣兵
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

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
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
之 壬子開州蠻酋冉肇則陷通州 甲寅遣將軍桑
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 初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
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懷恩由是怨
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爲天子次應至舅之
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或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
乎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沒於
尉遲敬德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決
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懷恩逃歸
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君寶又謂儉曰獨孤尚書遂拔

難得還復在蒲反可謂王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
乃說尉遲敬德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敬德從之遂
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
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
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至即執以
屬吏分捕黨與甲寅誅懷恩及其黨竇建德攻李商
胡殺之建德洛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突
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王中國士民在北者處
羅悉以配之有衆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
之俘斬數千人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

事郎爲給事中 甲戌以內史侍郎封德彝爲中書令
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
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
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
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
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
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
不減萬口餓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
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
此行者喜若登仙 甲申行軍副摠管張綸敗劉武周
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引

兵臨石州劉季真懼而詐降乙酉以季真為石州摠管
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蠻酋冉肇則寇信州趙郡公
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俘五千餘人
己丑復開通二州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闍提斬之

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壬寅還長安 置益州道行臺
以益利會鄜涇遂六摠管隸焉 劉武周數攻浩州為

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
民追之 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

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
士林為行臺尚書令 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
尚書令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

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領揔管劉弘
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
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
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
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
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
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
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
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
之丙辰陝州揔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
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

世民遣摠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為賊所乘世民帥精
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
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摠管樊伯通張
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
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
民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
州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
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
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弃并州走突厥金剛收
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
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

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賈斬之嵐州摠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奔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君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 庚申懷州摠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

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摠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王世充陷鄧州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摠管 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初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圖敬德

唐高祖

事泄敬德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秦王
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 辛卯秦王世
民至長安 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
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六月壬
辰詔以和州摠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
使持節摠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淮南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祐爲
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丙午立皇子元景爲趙王元
昌爲魯王元亨爲鄴王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
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
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

甲寅璜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璜爲顯州摠管秦
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
帥二千騎助唐武周既敗是月處羅至晉陽摠管李仲
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
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
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
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
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
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
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

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
摠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驃騎將軍可朱
渾定遠告并州摠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
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反以備之又
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暨廢并州摠管府徵仲文
入朝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
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
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
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
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
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

外軍二十八府步兵揔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秦世充之兄子也 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揔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揔管黃君漢自陰河攻廻

洛城大軍屯于北邨連營以逼之世充涪州長史繁水
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八月丁酉南寧西
蠻蠻遣使入貢初隋末蠻酋蠻訛反誅諸子沒為官奴
弃其地帝即位以訛子弘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
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己
亥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鄧州土
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
張舉帥千餘人來降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
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
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大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
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

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上

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

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九月庚午

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爲林州摠管 癸酉王

世充顯州摠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

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

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

唐高祖

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道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劼帥所部杞夏陳隋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旣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

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
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
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
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
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
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
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
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
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
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
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

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秦王世民問敬德曰避稍與奪樂孰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取之 叛胡陷嵐州 初王世充以酈元真爲滑州行臺僕射濮州刺史杜才幹李密故將也恨元真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真恃其官勢自往招慰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壬午以濮州來降 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 摠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丙戌

以田瓚爲顯州摠管賜爵蔡國公 冬十月甲午王出
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摠管羅士信襲王
世充破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保葆中人罵之士信
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去從東
都來歸羅摠管旣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
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
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竇建德之圍幽州也
李藝生只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
開道因藝遣使來降戊申以開道爲蔚州摠管賜姓李
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
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

召一醫醫曰可出乃斲骨置槓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
鏃開道奏效進膳不輟 竇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
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
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
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
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
洛陽復姓楊氏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郭氏世充以爲
管州摠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
世民遣摠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
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旣辜付
託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

何用為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
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
生至此何用生為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
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
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滎
州刺史魏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
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
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嵩
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傳其東道之兵
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
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

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摠管賜爵郟國公 王弘烈據襄陽上令金州摠管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鎮拔之斬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 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爲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雲州摠管郭子和先與突厥梁師都相連結旣而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訶得突厥豐際遣使以聞爲突厥候騎所獲處羅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并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徙詔以

延州故城處之 張舉劉旻之降也梁師都大懼遣其

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此者中原喪亂分爲
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旣亡
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
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鄉導處
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
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
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
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
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
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

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
利遣使告麴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戊子安撫
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是月竇建德濟河
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
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
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
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
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疆鄭弱執必
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
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旣退徐觀其變若
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

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荅十一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破之辛丑王世充隨州摠管徐毅舉州降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紹所部與梁鄭鄰接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

兵勢益弱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
建德報聘且乞師 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爲民患并
州摠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
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丙
午詔世讓爲行軍摠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洛州 己酉
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高舉兵反 是
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
超拒之戰於陵亭元超敗死法興奔毗陵奔吳郡於是
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
爲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柘
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稜王雄誕爲之副公柘度

江攻丹楊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拓簡
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
即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爲方陳而前公拓前
鋒千人殊死戰公拓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
拓逐之反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
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拓不從雄誕以
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
數千人子通食盡奔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
威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三散得二萬
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
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

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
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
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廣新
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據州附於林士弘漢
陽太守馮盎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復聚兵於新
州盎引兵擊之戰始合盎免胄大呼曰爾識我乎賊多
弃仗肉袒而拜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 竇建
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爲代州摠管封定襄郡王賜
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盜充斥大恩
徙鎮鴈門討擊采平之 稽首胡酋帥劉山成部落數萬

爲邊寇辛巳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 王世充梁州
摠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
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
克之 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
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
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
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
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
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
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李靖
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

信州爲夔州以孝恭爲摠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
恭未更軍旅以靖爲行軍摠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
靖說孝恭采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
示引擢實以爲質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
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
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
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
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
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
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
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陵

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
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
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
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
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
相失將軍立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
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
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
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
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
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

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入俱隊焉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頰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弃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

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頌
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
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
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
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
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頌於市頌言笑
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并州
安撫使唐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
語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
可汗許立爲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贓賄狼藉上命裴寂
陳叔達蕭瑀雜鞠之乙巳仲文伏誅 庚戌王泰奔河

陽走其將趙魚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摠
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
輟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壬子延州摠管段德
操擊劉仝成破之斬首千餘級 乙卯王世充懷州刺
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
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
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
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
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
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
能久功在垂成柰何弃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

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
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
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
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
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
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
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
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走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其
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竇建德克周
橋虜子孟海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